

## “柳浪庄人”

1916年10月27日，田世光出生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的六郎庄。这一地区的人们在房屋前后遍植杨柳，六郎庄因此又名柳浪庄。田世光后来题画室为“六世老居”，并以“柳浪庄人”自居。

尽管田氏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田父却是其中最贫穷的一支，以至于田世光从小便受到亲戚家同龄人的嘲弄，但也由此催生了他不凡的志向。在诸多冷眼相待的亲戚里，有一个舅舅对田世光另眼相看。1924年的某天，舅舅得知田世光喜欢画画，便带着八岁的他去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看画展。这是中国国画研究会举办的正规展会。该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5月，由金城、周肇祥、贺良朴、陈师曾、陈汉第等人发起，得到了民国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

1933年，在舅舅的鼓励和资助下，17岁的田世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私立京华美学院国画系，从此开始其名师荟萃的求学之路。

## 萌生宏愿

京华美学院创建于1924年，位于亦庄凉水河畔。校长由燕京大学校长章士钊兼任，网罗了一批民国时期的艺术精英。

田世光一开始想学山水，无奈选修山水课的成年学生人数众多，于是他只好转去第二志愿，学习花鸟。田世光在花鸟画方面的启蒙老师是赵梦朱。赵梦朱是一位擅长没骨花鸟画的画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田世光好学聪慧，自然深得赵梦朱的赏识。

中国的花鸟画出现时间略晚于山水画，可分为黄氏富贵的勾勒填色画法和徐氏淡雅的没骨画法两大类。没骨的技法，田世光已得赵梦朱传授，勾勒法却在清朝就渐成绝响。据田世光了解，在中国已经濒临失传的勾勒法在日本却得到了传承，甚至一度很流行。这一遗憾令他萌生了在祖国光大宋元画派双勾重彩花鸟画技法的宏愿。因此，田世光一边继续在课堂学习，一边去故宫观赏古画，摸索勾勒法。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是六角一张，对家境一般的穷学生来说，去得多了就有些不堪重负。他在地摊上淘回几张背面印有古画照片的过期的故宫台历，回家贴在旧杂志上仔细观摩，也从报刊上收集一些珂罗版的单色画片。就这样，他先后临摹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古画，靠自学掌握了双勾重彩这一传统技法。

1937年，21岁的田世光从京华美学院毕业，并于同年考取了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员。

# “挑衅”徐悲鸿的田世光

·密斯赵·



图1:1951年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四年级毕业班师生合影。前排右二徐悲鸿、右三齐白石，后排右一田世光；图2:《幽谷红妆》；图3:徐悲鸿绘《竹外桃花》(与田世光合作)

## “古物所”时光

1937年4月，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牵头成立了北平古物陈列所（简称“古物所”）国画研究馆。田世光属于第一期招来的研究员，而研究馆的强大师资队伍可谓升级版的京华美院。

钱桐亲自教授古典诗词，绘画上则将当时声名显赫的黄宾虹、于非闇及张大千等聘为专业导师。面对这样可遇不可求的机会，田世光在研习书画和画史画理方面更加热忱。

在黄宾虹、于非闇两位先生的指导下，田世光用整整八年的时间，几乎临遍了研究所里的古画，将宋元工笔花鸟画与山水画都研习到了精深的程度。所长钱桐对这位年轻人大为赞赏，让田世光留所任教。田世光成了所里最年轻的教师。

1940年开始，田世光回到母校京华美院授课；1943年到1945年，他又去了北平艺专（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课，逐渐成为美术生眼中的名师。

## “大风堂门人”

1945年，29岁的田世光成为张大千门下“大风堂”的一名弟子。大风堂是张大千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兄弟张善孖一起创立的画室，后来两人收徒授艺，弟子们便被称为“大风堂门人”。田世光在颐和园长廊东头的养云轩行了三跪九叩拜师礼，与他同时拜师的还有梁树年、王学敏和俞致贞等。

因为六郎庄离张大千住的养云轩很近，田世光常去那里为先生理纸磨墨。张大千不拘小节、大胆破局的画法对田世光影响很大。画家潘絮兹曾在田世光的画集序言中写道：“他（田世光）的山水画也画得极好，只是为花鸟画所掩，被人们忽视罢了。”

1983年，张大千在台湾临终前，把自己新印的10余册画集签名分赠给了一批大陆画家。其中给北京画家的有五

本，分别赠送给朋友李可染、李苦禅，学生胡爽安、田世光和刘力上、俞致贞夫妇。田世光得到的那本是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的《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扉页上题有“世光贤弟留阅，不得见者三十余年，弟艺事大进，而爱衰老矣，八十五岁叟爰”。据说这是张大千去世前十几天特地为得意门生写的。然而，等到田世光收到这本辗转寄来的画册时，大师已经作古月余。

## 笔墨往来

1946年6月底，51岁的徐

悲鸿出任北平艺专校长。他邀请大画家齐白石、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到校任教。当时一些山水画家认为花鸟画是雕虫小技，而此前传闻，徐悲鸿也认为北平画界没有巨幅有分量的作品，并为此颇为遗憾。

抗战胜利后，京华美院停办，田世光也没有被艺专续聘，正赋闲家中，靠在琉璃厂各南纸店挂笔单卖画为生。徐悲鸿的话传到田世光的耳朵里，他很不服气，有意要创作一幅巨幅画作给徐先生瞧瞧。

于是，一幅一丈二尺的《幽谷红妆》诞生了。这幅画的主角是海棠花，同时以瀑布、山壁、锦鸡作为映衬，是一幅将花鸟与山水相结合的巨幅作品，技法上使用了田世光一贯擅长的工写结合的特色。

《幽谷红妆》在中山公园水榭展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徐悲鸿也去看了，不但驻足很久，还向业界打听此画的作者是不是一位世外老者。当听闻是一位赋闲在家的青年画家后，徐悲鸿决意要把他请去艺专当讲师。

几个星期后，艺专教务科长刘均衡来到了田世光家中。

# 张崇岫拍摄长津湖之战

·罗勇·

张崇岫曾是一名战地摄影记者，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50年冬，张崇岫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进入朝鲜以后，张崇岫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二十七军采访。当时志愿军二十七军与美国海军陆战一师杠上了，打得很残酷。在去前线采访的路上，枪炮声或远或近，始终不绝于耳。经过五六天的追寻，在新兴里东边一个小村庄里，他找到了二十七军。当时天下着大雪，队伍在雪地里嘎吱嘎吱行进，向长津湖方向集结，场景非常震撼。

长津湖西边是死鹰岭，东边公路上就是新兴里。新兴里、死鹰岭是长津湖之战消灭美军最主要的两个战场（见左图，志愿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师某部发起进攻，在雪地里匍匐向敌前沿阵地运动）。美军三十一团号称“北极熊团”，其被缴获的军旗，至今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张崇岫拍摄朝鲜战争有个经验，要想拍到别人很难拍到的战斗场景，必须自己创造机会，到战斗第一线去，跟着先头部队走，与突击、穿插的



战士们肩并肩，和敌人面对面。兵团摄影组，每天要做的拍摄工作由他们自行安排，上级并没有明确的指令。张崇岫总是紧盯战斗第一线，哪里打得激烈，他就往哪里凑。

在长津湖，张崇岫一连好多天都跟着负责穿插任务的二十七军八十师某部四连行动。这个连后来被授予“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称号。连长名叫李耘田，山东荣成人，个头很大，特别能打仗。一次，李连长带着战士顺着湖边向敌后快速穿插，突然碰到一个连的美军正在长津湖的某座桥上列队，他毫不迟疑，举起驳壳枪就是一梭子，前排的美国兵应声倒下，后排的美国兵还在发蒙，战斗已经结束了。张崇岫跟着四连，拍他们攻克美军控制的山头；拍他们受到火力压制，保持战斗队形，突破美军火力封锁线；拍他们迂回到敌人背后出奇制胜。

刘均衡诚恳问他可否去艺专教课并建议他去拜访一下悲鸿先生。又过了几日，艺专注册科长张卫铨来访。张卫铨说，徐悲鸿校长次日拟登门看望，不知可否。画坛长辈亲自登门，聘请一个待业的青年画家，田世光哪能不感动。于是第二天，田世光便主动去拜访了徐悲鸿，并受聘成为艺专讲师。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和徐悲鸿常有笔墨来往。徐悲鸿把自己的画交给田世光添补合作的有10幅左右，其中一幅《竹外桃花》的题签上写道：“东坡诗意。悲鸿、世光合作1943、1950年。”（1943年徐悲鸿先画了竹，1950年再由田世光补画桃花。）

1949年11月，艺专与北京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国立美术学院，次年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田世光的名字与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等人一同出现在了第一批主力教师的名单里。他和李苦禅、郭味蕓三人被指定为国画系花鸟专科的主导教师。

之后，田世光相继在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教并兼任外国留学生导师。他向学生悉心传授双勾重彩，为濒临失传的传统技法在新中国的普及，做出了突出贡献。1999年7月28日，田世光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3岁。（摘自《名人传记》2024年第6期）